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皡虙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

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也是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

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　毛氏曰湯湯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　朱氏曰值遇也　爾雅曰鷺舂

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爾

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異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鴇羽東門宛丘國之

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　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翺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令也遨遊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　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　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

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忠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韓詩作嗟　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嫛婆嫛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　邁視爾如荍祁饒反　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　鄭氏曰越於鬷摠也　毛氏曰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孔氏曰男女摠集而行往所會之處　鄭氏曰男女交

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音顧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　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泌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　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氏曰衡門横木為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横字故知衡門横木

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横木為之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 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 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茍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為 釋文曰樂舊作樂晚詩本有作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 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鄭氏曰齊姜姓 歐陽氏曰其首章既

言雖小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

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奥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

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攷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古以晤

為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為對偶之義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璣艸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范氏曰菅以為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　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　朱氏曰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

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　毛氏曰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

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蘇氏曰夫陳佗也　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

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穎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鵩瞻卬云為梟為鵩俗説以為鴞

即土鴞非也　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　萃集也訊告也　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　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　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興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

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梧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為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攷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甚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艸美茂也毛氏曰苕

艸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艸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氏曰侜張欺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相茂林之叢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丘言乎廣之地則有美艸興人心高明乎夷則未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惑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磬零反）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瓴音令甋音適甋力斛反甎艸沿反）鷊綬艸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艸）

程氏曰惕惕懼也

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艸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惡義與貝錦同

董氏曰鷊舊作鷁說文引詩亦為鷁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敘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要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古卯反兮佼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　孔氏曰佼好之人　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　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

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釋文皎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慘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憂思也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慘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懰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

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　蘇氏曰燎明也　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　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　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孔氏曰靈公平國其公

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為駒　釋文駒作驕舊

音騶沈云或作騶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為靈公觝拒之辭彼
相戲於朝猶不知耻亦何觝拒之有蓋國人問靈
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靈
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
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
為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 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 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 說文曰蒲者似莞音桓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苻蘺爾雅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 毛

氏曰荷芙音符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　茄古牙反　蕸音遐　蔤亡筆反　蒻音若　藕五口反　鄭氏曰寤覺音教也　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　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　蘇氏曰卷好也　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户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撿反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　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　毛氏曰儼矜莊貌　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

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

曰會人祭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祭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嘗謀滅虢檜云檜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

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玦古穴反

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

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翺翔猶逍遥也　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　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朱氏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　毛氏曰子夏三

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降練後常服此冠也為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耳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

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率我謂鑽燧改火朞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于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為一歲服歟　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　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　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韍韠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

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

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

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

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旣練之冠若除喪之

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

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

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攷覿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為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遙）弋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艸上　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

毛氏曰夭少也　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艸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

自立故引以為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厥屮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

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

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

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

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決之車）鄭氏曰迴首曰

顧　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　毛氏曰怛傷也

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　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程氏曰顧瞻盻戀思而傷怛也　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　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憪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　孔氏曰迴風旋風也　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漑滌徒歷反也鬵釜屬 孔氏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通言之耳 䰝即陵反甑同音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 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 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 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漑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 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張氏曰漑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漑沃之使水多也水寛則魚不壞政亦務寛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

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灋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　釋文無昭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　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

今諸本此敘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蛣起吉反蜣音羌 楚楚鮮明貌

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 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 說文楚楚作䵄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_{音稅}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　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　毛氏曰如雪言鮮潔　鄭氏曰說猶舍息也　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淫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

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氏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備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擔揭也孔氏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　柲音祕毛氏

曰祋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　鄭氏曰之子是子也　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縕烏本反芾黝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董氏曰崔靈

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　説文曰髙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以祋為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正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　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　梁水中之梁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

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味喙也媾厚也　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饑

程氏曰薈蔚艸木之盛鬱茂之狀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

念幽居季女饑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家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　董氏曰薈集作嬒變作嬒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入反鞠也季氏曰鳲鳩爾雅以為秸鞠方言以為戴勝今乃鳲鳩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

一鄭氏曰淑善也　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顔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内者從可知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 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

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 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凶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

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 李氏曰若

毋無常處明其子不知所在　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　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

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還之

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　王氏曰苞叢生也　毛氏曰稂童梁　孔氏曰稂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　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　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

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　釋文浸作寑曰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　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莁艸也　陸璣草木疏曰似藾蕭青色斜生　京師解見公劉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　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嚴氏曰是郇侯也故言郇伯郇侯也　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

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曹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姚元焬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宋　呂祖謙　撰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於邰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内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

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陽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叙已志故别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　釋文曰周

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有豳

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撫引其詩使從周公也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唯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敘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

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後漢缺　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忽也　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辟辟莫知為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　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　長樂劉氏

曰此詩所記皆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爲紀 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 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 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 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

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　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

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　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　朱氏曰周之先公因用此以紀候　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

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鄭氏曰褐毛布也

孔氏曰褐賤者所服

令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卒終也　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于訓為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　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令之嗇夫是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

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也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辭范氏

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董氏曰䖍發說文作溧𣳾栗烈集註作栗列按烈從火不得為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温也　毛氏曰倉庚離黄也孔氏曰即

葛覃黃鳥也懿筐深筐也　朱氏曰遵循也　毛氏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　毛氏曰遲遲舒緩也　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過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皤蒿也所以生蠶　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　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　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程氏曰殆庶幾也　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

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　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孔氏曰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稺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

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及時也女勤力蠶事葢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張氏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戸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覔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氏曰亂五患反為萑葭音加為葦孔氏曰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為菼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孔氏曰月令季春云曲植筥筐注云曲簿也植槌也簿用萑葦為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

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銎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

枝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　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　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為掎也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

女桑荑（徒奚反）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　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

鵙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孔氏曰豳處西地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獲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　孔氏曰績緝麻之名）

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黄故

玄以為衣黃以為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 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也 陽明也 孔氏曰謂朱色光明 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 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 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須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 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

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孔氏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也　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

為公子之裘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豣（言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蜩螗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穫禾可

穫也隕墜蘀落也孔氏曰隕蘀十月木葉皆隕落也　說文曰皮葉落陊地為蘀

鄭氏曰于往也　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　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

程氏曰其同謂會衆共事也　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　王氏曰唯田國人蹋作故曰同　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

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

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　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　張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王氏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蘀為取貉狐狸之候也　孔氏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　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東萊曰貉狐

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

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李氏曰攷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霤也　朱氏曰宇簷下也　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　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　毛氏曰向北出牖也　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為寒之備不塞南窻　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　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　孔氏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　王氏曰嗟者

憫憐之辭　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為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　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

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剥普卜反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薁蘡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蘡乃盈反爾雅注曰蒸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李氏曰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反醪老刀反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醪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蘖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毫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為毫眉也長樂劉

氏曰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令民尚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　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廣枲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刃反枲息似反　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荼解見谷風　毛氏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　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　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

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　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須禱之辭也　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畜麻食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　朱氏曰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

盡成熟築堅以為場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

程氏曰納謂納於場　禾解見下　孔氏曰種植

嘉穀名為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　黍稷解見

黍離　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埶　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埶之字　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

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屬皆名為禾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還入都邑之居也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户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

之屋也　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治之　孔氏曰播種也　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宫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范氏曰亟其乘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　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　孔氏曰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　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馬氏曰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　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　朱氏曰豳土寒多故正月風未

解涷冰猶可藏也　毛氏曰凌陰冰室也　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　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 周官凌人夏頒冰　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　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 鄭氏凌人注云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

邱氏曰肅嚴氣也　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

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為飲食之饗禮 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 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 孔氏曰稱舉也 兕觥解見卷耳 毛氏曰疆竟也 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 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

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

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　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

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　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鸋鴂音寗鴂音決怪古拜反梟古堯反　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　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

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　歐陽氏曰令鴟多攫鳥子而食　毛氏曰恩愛也　程氏曰鬻育也　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　本程氏說

程氏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朱氏曰周

公託為鳥言以自比　呂氏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我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反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毁周室矣故曰無毁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東萊曰爾雅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

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别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鄭氏曰綢繆猶纒綿也　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　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纒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　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令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　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　釋文曰

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為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荄杜根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曰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　朱氏曰捋取也　毛氏曰荼萑苕音條也孔氏曰亂為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朱氏曰荼苕華可藉巢者　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　王氏曰卒盡也　毛氏曰瘏病也手

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　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為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　予尾翛翛素彫反　予室翹翹祁消反　風雨所漂匹遥反　搖予維音曉曉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也色界　也翛翛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　翹翹危也曉曉懼也　鄭氏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　蘇氏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

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已既勞瘁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釋文脩脩作翛翛孔氏

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音悦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　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　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令叙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悦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如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歟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戸剛反枚莫杯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　毛氏曰慆慆言久也　陳氏曰慆漫也有流而不止之意　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　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　王氏曰止使人毋為謂之勿　毛氏曰士事也　鄭氏曰行陳也　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衘枚而進注云枚如箸衘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箸直慮反繣戸卦反

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蚅烏蠋蠋樊光引此詩郭

璞曰大蟲如指似蠶蠋非云蠶似蠋　蚅烏木反蝎音烏　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桑中故云烝在桑野　朱氏曰烝發語聲　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　鄭氏曰獨宿於車下　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軛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巾　鄭氏曰敘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滔滔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　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　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

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說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聚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叙其情而閔其勞毛氏曰我

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䜴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户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蓏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　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　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户毛氏曰伊威委黍也

蠨蛸長踦也　委於爲反踦起宜反　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　程氏曰町畽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　王氏曰町畽鹿場者町畦村畽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　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　孔氏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　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熠也　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

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蓏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　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　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鳴　毛氏曰垤螘魚綺反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螘螫土為冢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王氏曰垤是丘垤也　鄭氏曰灑掃埽拚甫問反也類篇曰埽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窒者窒所塞土也　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　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

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

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 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 王氏曰聿隨也 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釋文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燿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　毛氏曰黄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黄處有白處駵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許韋反也母戒女施衿其鴆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　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注綏繫也　又曰衿謂之褵注衣小帶　帨始鋭反褵辭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程氏曰四章言歸

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親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銎曲容反曰斧說文曰隋銎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斧也　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　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

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爐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据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 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 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 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董氏曰遒集本作揫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遥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為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王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　朱氏曰克能也　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　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指周公也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為豆實三而成㲄崇尺　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　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毛氏曰踐行列貌　程氏

曰此章言其道　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　爾雅曰緵子美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即今之百囊網也　陸氏草木疏曰鱒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　魴解見敝笱

釋文曰衮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於裳　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鮮見鴻鴈　毛氏曰遵循也　渚鮮見江有汜

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

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

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

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　陳氏曰令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　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唯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

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兩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

女信宿恊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恊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 毛氏曰跋躐力輒反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 孔氏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朱氏曰領下懸肉也 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說文曰跲躓也 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

鄭氏曰公周公也　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　毛氏曰碩大膚美也　鄭氏屨人注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　王氏曰几人所凴以為安故几几安也　毛氏曰几絇貌絇音劬　孔氏曰謂舄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　朱氏曰安重貌繶於力反縫扶用反　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

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　范氏曰其德㣲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潜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

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掔說文一作已已一作掔掔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

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爾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